

◎檀月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女侠秋莫愁



新潮侠情系列

女侠秋莫愁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获
加拿大亚洲出版股份公司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侠秋莫愁/檀月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 - 5399 - 1688 - 5

I . 女... II . 檀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386 号

书 名 女侠秋莫愁
作 者 檀月
责任编辑 华荣
责任校对 童仁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875
字 数 12 万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,20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688 - 5/I·1589
定 价 11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“侠情系列”(第二辑)导言

阡陌

侠情小说第一辑出版以后，接到不少书友来信对这套书作了好评，特别提到檀月的《破军之恋》，情节、人物确实很生动。当然也谈了不少缺憾，认为感觉上没有纯武侠小说读起来那么过瘾。建议再选一些冲击力更强烈的作品。

书友的意见和建议都是有道理的，值得我们在今后编选新辑时注意。

不过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：构成武侠小说的有三大要素侠义、侠情、侠武。侠情小说只在这些要素中占了一个方面。此外，更其由于女孩子天生不爱嗜血的打斗、激烈的搏杀场面，因此不可能作诡秘武功的渲染、精彩纷呈的战斗场面的推澜，由于缺乏外部感官的刺激，也就容易产生不过瘾的感觉。

其实，几乎每个女作家在写这一类作品时都刻意回避武功打斗的血腥描写，更不会出现柳残阳那种赤裸裸血腥杀戮、暴力张扬的“铁血”风格。但凡遇到不可回避的杀人场面，迫不得以要写也只是一笔带过。而更多的是在“情”字的世态描述方面作大大的挥洒，

从“情”字出发，围绕着“情”字编织故事，在内在情感的冲击力上作文章。

在本辑中，我们推出另五部作品，风格大致与第一辑接近。

在这里首先向书友推荐的还是檀月的作品，她的《女侠秋莫愁》的故事，是第一辑中《破军之恋》的续篇。

虽然不是人物故事的延续，却有一根脉络承接着，那就是《破军之恋》写到了风十三的故事，这本书中则写风十三的孙辈的故事。

书中说的是翰林府的千金秋莫愁，打小不愿习文，专爱舞棍弄棒，稍长后，到“天易门”学艺碰上了一个叫莲生的青年，在他们之间发生了曲折动人的故事。

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，这部书中有东拉西扯的少女淘气，有谆谆开导的兄长之情，有孩子气的仰慕，有温柔内敛的苦恋，有刺骨难耐的嫉妒，有“伊心不在我的”无奈，有黯然心痛的缠绵，有挥剑断发的果决。千情万情，皆糅在一帘江南梦影中。

檀月的这一部书有三大特色：一是文字如行云流水，畅快之至，如溪流之潺潺，铮铮淙淙伴你轻松读完；二是人物有鲜明性格，给人印象深刻，秋莫愁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，玲珑活泼，憨直淘气，掩卷可忆音容；三是情爱故事跌宕起伏，令人悲喜交加。

当然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就好到无刺可挑，檀月写作还有笔锋还不老到的弱点，许多该是泼墨挥洒的地方，却休闲一笔了断，令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再其次是线条单一，曲折而不繁复，就像一条甘蔗，从根到梢，就几片蔗叶，一头味甜，一头稍淡。对于性急的读者似乎较为适合，略去枝蔓，一上去就直奔主题。而对于那些爱思考的读者，线条单一，就显得缺乏回味。

不过需要提出的是，檀月的作品是很值得书友今后关注的，她的潜力很大。在近期她与余宛宛有点并驾齐驱的味道。

余宛宛所创作的《绮罗香里留将军》是另一种味道的侠情小说。

大将军李伯瞬英勇善战，收复西域高昌城后，班师凯旋。途中，因缘际会收了一个贴身小厮柳子容，他玉容冰肌，唇红齿白，行为又颇诡秘，令李伯瞬疑心骤起……

木兰原来是女郎，乔妆打扮别有用心。遂萌发一段由怕、怨、恨、怜转而为爱的生生死死的故事。小说前半部分写得十分细腻，带有工笔描摹的味道，当然这与侠情需要粗犷的风格有相违之处。后半部分则逐渐走向大开大阖。故事也多姿多彩起来，后半部分可读性很强。

另一部较有特色的是蓝水灵的《逃婚郡主》，这是一出宫帏剧，写的是太子玄俊准备迎娶八王爷女儿雪

櫻郡主为妻，雪櫻因看不起皇太子突然离家出走。皇太子在途中突遇刺客，刺客竟是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太子便将刺客夏晓荷带回宫中。原来夏晓荷听信夏贵妃谎言，误以为父亲夏御史为皇上所杀，结果发现杀害父亲的凶手正是夏贵妃，而夏贵妃真正目的是勾结外族企图谋杀皇太子，立自己嫡出的二皇子为太子。真相大白，凶手受到应有惩罚，皇太子也与雪櫻解除婚约，与夏晓荷喜结良缘。

陈曦的《赏金猎人》故事平凡无奇，使用的是通常武侠小说常见的“争夺秘籍”法，围绕一本《药王解本》，恶人文立天谋杀哥哥以后又谋杀嫂子，进而追杀侄女文犀月。而本书构思奇巧在于塑造了一个专门为赚取官府赏金而破案的“赏金猎人”类似于如今出现的为赏金而挺身而出的举报者或者说是线人。正是这个名震江湖的“赏金猎人”仗义搭救并形影不离地保护了文犀月，使得她不至于落入魔掌。爱情正是在这危难之中产生的，然而，正在两情相悦时，又冒出一个横刀夺爱江公子，陈曦把故事写得悬念迭起，险象环生；最后给出了个出人意料的结局。

在这一辑中，故事显得弱一些的当数《无情庄主痴情郎》，作者云雁旨在写她自己的想像，不大理会编织故事的重要性。当然云雁有她自己的想法，她的作品有她自己的味道淡淡的，白描式的构勒画面，这也算是一种风格吧。

A



秋翰林不可置信地揉揉眼睛，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

门两旁挂着一对大大的条幅，上书着：

拳打邪恶荒淫

剑挑天下不平

他猛然看到这一副对联，刚跨过门槛的前脚缩了回来，仰身向后瞧了个清楚。

“没错啊，这匾额上的‘镜花水月阁’五字，那么秀雅俊逸的字迹，不是自夸，全天下也只有我写得出来……”秋翰林肚里暗暗奇怪。

镜花水月阁是他早逝的三夫人所生的一对女儿——

无念、莫愁的居所，只是，那一对门联让他以为自己走到了李家的天易门。

他跨进镜花水月阁前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女儿无念斜倚书案的身影。

他朝门前抬了抬下颚，说：“那是莫儿的杰作？”

秋无念笑道：“是啊！莫愁在天易门看见那幅对联，非常中意，便央求让她带回来。”

秋翰林叹道：“唉，莫儿已经十六岁了，文静秀气的翰林千金不做，偏生喜欢抡拳踢腿，整天梦想着要当江南第一侠女，没半分闺女儿娇态。几个上门说亲的都让她这副粗鲁样子给吓跑了，真是让我头疼。”

他一共娶了五位夫人，生了六个女儿，其中五女皆遗传了他的美貌，不是清丽娇柔，就是美艳绝伦。唯独莫愁，虽然一双大眼神采奕奕，容貌却丝毫无女子的细腻清丽，仍如孩童一般稚气。

而她的性情嗜好也和一般千金小姐迥异，整天和一些粗鲁汉子混在一起，抡刀舞棍的，令他头痛不已。

秋无念笑道：“莫愁英爽朴实，做事利落，再过个几年，等她出落得美丽亮眼，只怕爹爹您还舍不得让她嫁出去呢。”

秋翰林叹道：“最好是如此。我只是大惑不解，咱们秋家世代文官，从没出过什么大将军、巡抚使，莫儿却是从小



爱武成痴，放着诗词文选不看，一个劲地练拳练拳。咱们家神案上拜的是至圣孔尊，可不是关圣帝君，怎么会如此呢？”

想他秋翰林可是名满天下的才子，五岁成韵、八岁成文，才通经典诗词，性熟吟风咏月，风流潇洒，俊逸脱俗，满朝名门淑女莫不为他倾倒。

六个女儿中，有的得其貌，美如天仙；有的得其性，长袖善舞、擅交际；无念则得其才，思绪敏捷、善咏诗词。

唯独莫愁……

唉！秋翰林不觉又暗暗地叹了一口气。莫愁也确是天赋异禀，只是她擅长的，却是身为父亲的秋翰林一点都不懂、也完全不想懂的——武功。

莫愁的生母是名胆小柔弱的女子，由于体弱多病，产下女儿不久后就去世。莫愁那大胆直接的性格，更不可能是遗传自母亲，难道是抱错了别家的孩子？

莫愁这孩子反而像是李家的孩子。

唉！别做这种胡来的猜想，莫愁是在他秋府呱呱落地的，当然是他秋翰林的女儿。那么，一定是后天教育的问题了。

“奇怪了，我明明记得小时候给她读的是昭明文选、唐诗宋词、漱玉集、闺阁名训，不是说封神、征东扫北、七剑十三侠，莫儿怎么会长成这副性情呢？”



当秋翰林正在苦苦思索，不得其解时，走进来一名身穿粉紫衣裙的少女。

她看来年龄不超过十五岁，面容可爱，一双眼清澈坦率，似乎是藏不下心事的性情。她个头儿看来比同龄少女来得矮小，一身的武打短衣，手上还轻松的倒提了把八卦刀，就这么脚步轻快的踏进了门，那走路姿态，一望即知身手不凡。

这名少女正是让他烦恼不已的莫愁。

“爹爹，没事儿到镜花水月阁找无念姊下棋吗？”只见她将刀随手一搁，拿起晾在椅背上的毛巾，擦去满头满脸的汗水。

“是啊，刚打发走几名前来求教的青年翰林，便来找念儿下棋解解闷。”

莫愁道：“要解闷吗？那还不容易，爹，我来教你一套八式的舒身功，简单易学，又有强身健体之功，比下棋有趣多了。”

秋翰林连忙摇手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莫儿你留着自个儿练吧，爹还是和念儿在棋盘上见真章较合意。”

她浓眉一挺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爹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精力不若以往。可别听江湖术士胡扯，服用些乱七八糟固肾强精的补药，什么天王大补丸、虎鞭强精汤、一帖强肾包。要养生，练功是不二法门。”

秋翰林涨红了脸。“谁说爹去用那些强……强什么的药了，姑娘家要斯文些，别胡说八道的。”

唉！他怎么生了个直言不讳的女儿呢？回去得把那些虎鞭汤、大补丸藏好，免得不小心被莫愁看见了，他这个做爹的尊严荡然无存。

秋翰林清了清喉咙，很快地转换话题：“念儿，好久没听你吟诗了，你就念两首前人的作品来听听吧。”

“以何为题呢？”

“就以咱们这(秋)字为题吧。”秋无念随即吟道：

秋山不可尽，
秋思亦无垠。
碧涧流红叶，
青林点白云，
凉阴一鸟下，
落日乱蝉分，
此夜芭蕉雨，
何人枕上闻？

秋翰林抚髯而笑，赞道：“好，好，此诗描写秋景秋意甚佳，爹倒是未曾听过，不知出自哪里？”

秋无念答道：“和靖诗集。”



秋翰林笑道：“念儿阅书之多，倒似为父年轻时。”

接着转头向莫愁说道：“莫儿，你也来吟首诗让爹听听吧。女孩儿家不能光练武，也要读些诗词，才能培养出钟灵毓秀之气。”

莫愁笑道：“爹是怕人说秋翰林的女儿不懂诗词么？放心吧，无念姊曾经教过我几首。”

说完便朗声吟道：

早岁哪知世事艰，
中原北望气如山，
楼船夜雪瓜舟渡，
铁马秋风大散关……

她边吟诗，随手拿起桌上的管箫当成长剑舞了起来。

秋翰林见状，赶紧缩头歪脖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让女儿手中的“长剑”给扫到了，嘴里念着：

“停停停，这是放翁的（书愤），乃武将思国之诗，跟秋又有什 么关系了？”

莫愁杏眼圆睁。“有啊！爹你没听清楚吗？铁马（秋）风大散关啊，怎么说跟秋无关呢？”

秋翰林叹道：“唉，算了，孺子不可教也。”他继而埋怨秋无念。“念儿，你是怎么教的，尽教莫儿些雄壮威武的句



子，女孩儿家读放翁、稼轩词，真是不伦不类！你该选柳耆卿、秦少游、易安居士的诗词，婉丽灵秀，才能陶冶出大家闺秀的气韵啊！”

陆放翁、辛稼轩皆是爱国诗人，其作品豪迈明快；柳耆卿即柳永，易安居士即李清照。

莫愁插口道：“爹，您就别教我念那些损心丧志的东西了。什么（多情自古伤别离）啦，什么（寒蝉凄切）啦，尽是些悲、凄、愁啦，念了心情都阴郁，要不就是什么红袖、翠屏，栏杆、宝帘，春容、雁字啦，尽是些琐碎事物，浑然不知所云。”

秋翰林吹胡子瞪眼地说道：“什……什么损心丧志、琐碎事物？你把名家心血叫做损心丧志之作？易安居士的词工丽深至、清婉丽密，乃千古杰作，哪里不好了？”

莫愁撇了撇嘴，说道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又哪里好了？这么消极颓丧，对身心是大大的毒害，有违养生之道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能挽回的就尽力，不能挽回的就看开点，光在那儿凄惨伤心，有什么用？我说易安居士一定没练过武，她若练了，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在那边（独自生得黑）了。”

秋翰林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易安居士若练了武，就写不出这千古佳句了。真是头牛！牛！牛！”

他忍不住大叹三声。每回和莫愁对话，大有对牛弹琴



的无力感。

莫愁不服气地说：“牛有什么不好？筋强骨壮，刻苦耐劳，又有功于粮食生产。”

秋翰林被辩得说不下去，转头埋怨秋无念：

“你看你，将妹子教成这样，也不好好检讨一番。”

秋无念笑眯眯地说：“我这可是因材施教，完全遵照孔夫子的理念。莫愁这性子，要她去念（莫道不消魂，人比黄花瘦），那才是不伦不类呢！”

莫愁很赞赏地拍拍妹妹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对嘛对嘛！还是无念姐英明。”

秋翰林看着这一对姐妹，只有仰天长叹的分。枉费他是翰林大学士，下棋下不过无念，说理辩不过莫愁，真是徒有虚名。

他懊恼地扯了扯美髯，忽然想到一事，说：“险些忘了，你们姐妹俩明儿个就要上沧山，包袱收拾好了没？”

沧山是天易门门徒锻炼武艺的地方，莫愁早就想上去和各家好汉切磋武艺，今年终于得到父亲允许，便强拖着文弱的秋无念一起去了。

听到这话，秋无念的表情如丧考妣，莫愁却是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早就收拾好了，我连无念姐的份都收好了。”

秋翰林点点头。他知莫愁做事一向能干利落，从小就不让大人操心，总是将自个儿的事——连同姐姐的事也打



理得好好的。

秋翰林续道：“念儿体弱，是应该上山去练练。至于你么，”他语气停顿，转向莫愁。“上山后可别惹是生非。”

莫愁冤枉地叫道：“爹，我什么时候惹是生非了？”

“你每回出去（行侠仗义），不是打折人家手臂，就是踹断人家腿骨，街头巷尾谁人不知翰林府出了一个凶霸霸的小姑娘。”

想到那些带着鸡鸭水果上门来感谢“秋女侠”的纯朴小民，他就头痛，总是叫管家推说府里没“秋女侠”这号人物。虽是如此，过年过节时，秋府门口还是常“捡到”包得好好好的糕饼点心，教他好笑也不是，埋怨也不是。

莫愁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路见不平，当然要拔刀相助啊！见义勇为才符合孔孟之道，仁义仁义，不是嘴上说的，而是要去实践。”

秋翰林又被她说得语塞，心中纳闷：奇怪，四书我可背得比她熟多了，可怎么老说不过她呢？

“总之，莫儿你这回上沧山，看在李世伯的面上，可别欺负天易门那些英雄好汉。”

莫愁杏眼圆睁，抗议地说道：“欺负他们？爹，你把天易门当做寻常镖局武馆吗？我这回上山，没被人欺负就要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这可难说，你天生武骨，而且性子太过直率，凡事想



到就做。”秋翰林指着小女儿。“千万要记得爹的嘱咐哪，上山后可别一言不合，就和李世伯的子弟动手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莫愁乖乖地应声。心中却想着：就是要动上手才好玩哩！练武不动手，难道要用写的吗？爹说这话就十足是外行人了。

和父亲又拉拉扯扯的聊了一会儿后，她才回房准备就寝。

躺在床上，她脑中思绪有如野马奔腾，心情兴奋难捺——

明天会遇到真正的武学高手吗？

她有机会一赌绝世的武艺吗？

师父常说“真正的武者”究竟是什么样子？他会出现在沧山吗？

想到明天的沧山之行，她兴奋得几乎一夜不能合眼。

七天后，沧山。

“无念姐，听说等一下有人要上山来呢！咱们快去瞧瞧吧！无念姐！”

莫愁兴奋地嚷着走来，看到秋无念如一摊烂泥似的倒在树下，不禁摇了摇头。

秋无念是她唯一同父同母的姐姐。

她们姐妹皆遗传了母亲的体弱，但有别于天生懒惰的秋无念，莫愁从小就决心痛宰“衰弱”二字，经人指点，拜了名师勤练功夫。她性情坚毅，又肯吃苦，年纪虽小，定性却

